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哈尼娅

(波兰) 显克微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ha ni ya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哈尼娅

(波兰) 显克微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尼娅 / (波) 显克微支著; 石城, 费腾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99-6437-9

I. ①哈… II. ①显… ②石… ③费… III. ①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6379 号

书 名 哈尼娅

著 者 (波) 显克微支

译 者 石 城 费 腾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437-9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哈尼娅	001
-----------	-----

哈 尼 娅

第一章

老米科瓦伊临终前把哈尼娅托付给我，希望我能好好照顾她。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而哈尼娅比我小不到一岁，和其他少女一样，正值人生中的花季雨季。

我几乎是硬把她从死去的爷爷床边拉走，带着她来到我父亲的小礼拜堂。礼拜堂的大门敞开着，两只蜡烛在古老的拜占庭圣像前摇曳着烛光。烛光虽然微弱，却能照亮圣坛所有的角落。我们并排跪着。哎，可怜的哈尼娅，她因为悲伤哭得很厉害，再加上这些天来极度缺乏睡眠，她显得疲惫不堪，甚至没有一丝力气支撑她的身体，她把自己可怜的小脑袋轻轻依偎在我的肩膀，我们就一直那样静静地跪在那里很久。

时间已经很晚，礼拜堂隔壁的房间里，格但斯克式老钟上的布谷鸟尖叫着撕开寂静，现在已经是午夜两点。除了很远处雪片拍打礼拜堂窗户的声音，一切都在这个时候沉静下来，只能听见哈尼娅沉重的叹息。我无法向

她说句安慰的话，只有让她这样靠着，紧紧地贴在我的身上，而我就像个合格的监护人，像她的亲哥哥一样。我也无法祈祷，此时此刻，回忆的默片在我的脑海不断重现，复杂的情感不停在我心房翻滚，我思考着和想象着，一幅又一幅景象在我眼前掠过。渐渐地，渐渐地，有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从我心中的五味杂陈中摆脱出来，那就是：这个脸色苍白，紧闭双眼，偎靠在我肩膀的小丫头，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姑娘，现在成了我最心爱的妹妹，为了她，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她，我甚至可以向全世界挑战。

这时候，我的弟弟卡查也进来了，他跪在我们身后，旁边是路德维克神父和几个仆人。按照惯例，我们开始做晚祷。路德维克神父高声地念起了祷文，我们跟着他念。偶尔我们也会念着对应的祷文来附和他吟唱。圣母的脸庞被烛光映得幽暗，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两道伤痕，但在此刻，我却感觉她那么慈祥。她和蔼地看着我们，仿佛能理解我们现在的苦难、不幸、忧虑和悲伤，好像也想要来与我们共同承担一样，我能够感受到她对我们这些跪在她脚下的人的默默祝愿。在祈祷时，路德维克神父开始念死者们的名字，我们以“愿他们安息”来回答。当路德维克神父念到死者米科瓦伊的名字时，哈尼娅又一次放声痛哭起来。看到她这样，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死者托付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力地完成，不管为此付出多大代价！这个少年冲动的誓言啊！他并不知道这样的责任有多重大，也不知道履行这份责任需要怎样的牺牲，然而，它却

包含着少年的激情和发自内心的热忱。

晚祷结束，我们便各自回去休息。我吩咐女管家老温格洛夫斯卡把哈尼娅带到她的新房间，而不是回她那个以往安排女用人住的起居室，同时，我还特地嘱托女管家整夜陪在她身边。而我，深深吻了一下这个孤女，便独自向厢房走去。我、卡查和路德维克神父都住那儿，家里人把那里叫做“公寓”。我脱去衣服，躺在床上，回忆刚刚过去的这一天。诚然，米科瓦伊是我最喜爱的管家，他的死令我十分悲伤，但另一方面，我为自己能够担任保护人这个角色感到非常满意、欣喜，甚至有一丝的骄傲。它让我感觉我在家里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成了一位柔弱无助的可怜女孩的靠山，一时间，我相信我已经成了一名堂堂男子汉，或者我完全有权对外这么宣称。我暗自思忖道：“我的老米科瓦伊啊，你临终前做了一个非常明智和正确的选择，你把你孙女的未来托付给你的小东家和少爷，而他正是这么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你是不会失望的，他完全可以独挑重担，让你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的确，对于哈尼娅的未来，我没有丝毫担心，就连一点顾虑，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必要的，我的家庭完全可以养活她。但是，对于哈尼娅也会长大成人，终有一天也要出嫁，我在当时却没有考虑到。我那时只是想，我会让她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就像我的妹妹那样，得到我精心照顾。我会关心她，喜爱她，她会生活得很安逸，很平静。

按照这里古老的传统，长子继承的财产要超过弟弟妹

妹们的五倍。在我的家里，虽然没有法定的长子继承制，但弟弟妹妹们一向尊重这种习俗，从未表示过反对。我是家中的长子，家里的财产大部分将来都得归我所有，所以，虽然我现在还只是个学生，我却已将家产视为己有了。我父亲是这一带最富有的大地主之一。我们家虽比不上王公贵族拥有万贯家财，富可敌国，但作为当地最富有的大地主，殷实的家境也足够让我们过着丰衣足食的，平静的生活，一直到老都无须为生活发愁。所以，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是足够富有的，所以对于我自己和哈尼娅的未来，我非常地放心。我知道，不管等待着她的是怎样的命运，只要她需要，她随时都能从我这儿得到安宁和帮助。

想了很多的我终于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便早早起来，开始担任起保护人的角色。但那时我的方式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但直到今天，只要我一回想起那时候的情形，心中还是会激动不已。

当我和卡查一块去用早餐时，餐桌旁边已经坐好了路德维克神父，还有戴维斯夫人——我们的家庭教师，还有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们俩像往常一样坐在高藤椅上，乱踢小脚，高兴地说着话。我神气十足地坐在父亲座位上，用眼神横扫一下桌面，而后转向站在一旁的小男仆，用冷淡而又命令的口吻说道：

“给哈尼娅小姐拿一套餐具来。”

我特地加重了“小姐”这个词。我们家从未有这样的先例，以前哈尼娅都是和其他女用人在她们的起居室里

吃饭。虽然我的母亲曾经要求她和我们一起用餐，但老米科瓦伊却不同意，他总是说：“那怎么行，她得学会尊重你们家的人，其他的就不用啦。”而现在，我决定把新的习惯带到家里。善良敦厚的路德维克神父会心地笑了，他闻了闻鼻烟，拿出他随身携带的丝绸手帕捂住了鼻子好掩饰他的微笑。戴维斯夫人却一脸不高兴，虽然她也十分心地善良，但由于她法国贵族的出身，她常常贵族派头十足，也很看重高尊卑贱。而小男仆弗兰奇什克正惊讶得张大了嘴，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给哈尼娅小姐拿一套餐具来。”我抬高声调，又重复了一遍。

“我听见了，我尊敬的老爷！”弗兰奇什克胆怯地答应道，显然，他被我刚才的口气震慑到了。

不得不承认，当这位“尊敬的老爷”生平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称呼他时，他已经快要抑制不住心中的满足感，差点儿就从嘴角泄露出微笑。但是，“老爷”的威严可不允许他这么做，哪怕是丝毫的笑意。

这时，餐具已经摆放好了，不一会儿，餐厅的门也打开，哈尼娅走了进来。她身着一件黑色长裙，这是女仆和管家老温格洛夫斯卡连夜为她赶制出来的。哈尼娅面色苍白，满脸泪痕，两条金黄色的发辫垂挂在衣裙上，辫梢还扎着黑色缎子。我站起身，急忙走向这个可怜的女孩，把她带到餐桌前。我异常的殷勤和看似非常隆重的场面，都只能徒增这位小姑娘的窘迫和尴尬，让她更加忸怩不安和无所适从。那时的我并不明白怎样合理表达关心

和体贴，我并不知道，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安静或者隐蔽的角落，这远胜于亲友间只言片语的问候，哪怕这种关切的问候是他们最真实，真挚，最发自肺腑的流露。那时候的我正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相信我很好地诠释了保护人的角色。殊不知，哈尼娅的幼小心灵正遭受着我一次次的摧残。哈尼娅低着头，一言不发，只在我问她是否需要吃点或者喝点什么的时候，她才勉强开口答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少爷的关心！”

“谢谢少爷关心！？”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当我想到平日里，哈尼娅一直和我非常亲近，她总是直呼我“亨利克先生”。然而，自从我昨天被任命为哈尼娅的保护人，以及哈尼娅受到我的特殊安排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这使得哈尼娅在我面前显得比原来胆怯和温顺。等到刚用完早餐，我迫不及待地把哈尼娅带到一旁，说道：

“哈尼娅，你要记住，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妹妹，你再也不许对我说‘谢谢少爷关心’这样的话了。”

“是的，少爷……噢，不……好的，谢谢。”哈尼娅赶紧低下头，不知所措。

这让我也开始窘迫起来。我和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原本，我想来安慰她，可是我意识到，如果我再提到老米科瓦伊刚刚死去的事，又会让哈尼娅重新痛哭流涕，陷入悲痛之中。沉默片刻之后，我们在房间另一头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小姑娘又把她的脑袋

靠在了我肩膀上，我抚摸着她的金发。

也许在她心里，她已经真的把我当作她的哥哥了，她紧紧地靠在我身上，我能够感受到她内心对我的信任。也许是因为在心灵无依无靠后重获了这份幸福，哈尼娅又放声哭出来，我竭尽所能地去安慰她。

“你又哭了，我的小哈尼娅！”我说，“你爷爷现在是去了天堂，我会尽心尽意……”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的眼泪也快要流出来了。

“少爷，我现在能去爷爷那儿吗？”哈尼娅哽咽着，轻声问道。

我知道棺材刚刚运到，这会儿应该正给米科瓦伊入殓。在一切尚未收拾好之前，我不希望哈尼娅到那里去，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先去了那里。

半路上，我碰到了戴维斯夫人，我请她稍等我一会儿，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和她商量。待我对葬礼的事情做了最后一些指示，并在老米科瓦伊遗体旁祷告一番之后，我便回到了这个法国女人面前。寒暄过后，我问她，过些时候，等服丧期结束，她是否愿意教哈尼娅法语和音乐课。

“亨利克先生！”戴维斯夫人说道，她显然还在为早餐的事生我的气，觉得我就像只满天乱飞的灰天鹅一样，随意乱发命令。“我倒是十分愿意这样做，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哈尼娅这个小丫头。可是我不能确定，是否你的父母也支持你的决定，以及，你自作主张地把哈尼娅当作家庭成员来对待，你父母在这件事上是否也能够接受，这是

不是合乎他们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过分热情了，亨利克先生！”

“哈尼娅是受我保护的，”我大声说道，“我得对她负责。”

“但是，我的亨利克先生！我并不在你的保护之下。”戴维斯夫人答道，“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得等到你的双亲都回来后再作出决定。”

这个法国女人的固执让我满心不悦，幸好与善良的路德维克神父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这位明智的神父，以前曾教授过哈尼娅一些功课，现在他不仅同意继续教她，让她多学一点知识，甚至还一再夸奖我的热情和细心周到的安排。

“我看到你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路德维克神父说道，“虽然你还不大，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你的这种精神是很让人钦佩的，你这件事做得很对，我要称赞你。不过，你也要记住，热情不是激情，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还要有长久坚持下去的决心。”

我知道平日里神父就很喜欢我。现在我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自居，这不仅没有使他反感，反倒令他很欣慰。这位老人能够看出，虽然我的行为带着些孩子气，但不乏善良而崇高的动机。他对此感到非常地骄傲和高兴，因为他觉得他在我幼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不但没有白白浪费掉，并且已经在我的心灵开花，指导着我去做每一件善良的事情。我敢肯定老神父的确很喜欢我，虽然在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我十分怕他，但是如今我已长成大人，我

很敬重他，当年的那种畏惧和胆怯早已烟消云散了，反而现在的我倒觉得，我似乎越来越能左右他了。我想，这是出于他对我的宽容，他总是允许我做所有我觉得对的事情。同时，他也很爱哈尼娅，只要他能够做到的，他会尽力去改善她的命运。所以，这么看来，在这方面我是不会遭到他的任何反对的。

戴维斯夫人也是一位和蔼慈祥、心地善良的好人，我知道尽管她还在生我的气，但是，我看得出来，平日里，她对哈尼娅也是关怀备至。有这么多人关心和爱护她，这个孤儿是不能抱怨她周围缺乏爱她的人的。现在，我们家的仆人对待哈尼娅也开始有所不同了，他们都把她当作小姐来侍奉，而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的小伙计。

在我们家里，尽管长子还是个孩子，但是长子的意志依然要受到大家尊重，长子的命令也还是要认真听从的，平日里，我的父亲都这么要求大家。对于长子的意愿，别人有权向老爷和太太提出申诉，但未经准许，是不能反对的。从长子的孩提时起，大家就必须称呼长子为“少爷”，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称呼。家里的仆人，和长子的弟弟妹妹们都得习惯于这种对长子的尊敬，并且这种尊敬将一直持续他们的一生。“这是立家之本”，我的父亲常常这么告诫大家。实际上，长子可以比其他弟妹获得更多财产的家族规矩，并没有形成书面的规定，也缺乏法律的根基，但是世代以来，大家总是这样恪守，以至于成了一个和遗产一样世代传承的家族传统。因此，在家里，我早已被看做是这个家庭未来的主人，甚至连刚刚去世的米科

瓦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虽然他在我的家庭里享有特权，是唯一能直呼我名字的人。

我的母亲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小药房，她还经常亲自去看望病人。在霍乱流行期间，她不顾生命危险，和医生一道到农民家里看病，在农民家度过了许多个彻夜不眠的夜晚。我的父亲很担心她，但并没有制止她这么做，只是一再对我们强调：“这是义务！是义务！”尽管我的父亲很严厉，但没有人能否认和质疑他是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当佃农陷入困难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减免对方的劳役和租金。他还常常替农民还债，自己出钱为他们举行婚礼，为他们的孩子洗礼。不但以身作则，我的父亲还时常教导我们要不分高低贵贱，尊重别人，每当年老的农民向他敬礼时，他总是站住脚步，脱帽，鞠躬还礼。噢，对了，他有时甚至邀请他们来家里商量事情。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农民们对我们家也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在以后不止一次地得到了确凿的证明。

我之所以要这么描述一通，首先，是要把我们家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清晰地呈献给大家；其次也是为了说明，我让哈尼娅在我们家的地位升上为“小姐”，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是，我本人在她那儿却受到了很大的消极反抗。这个小姑娘确实太胆怯了，而且又是老米科瓦伊一手教导出来的。他总是教导她要对“东家”时时刻刻地尊敬，这使她养成了卑微和顺从的性格，以至于不能习惯于新的身份。

第二章

米科瓦伊的葬礼在他死后第三天举行，很多邻居都前来凭吊。他们来纪念这位老人，向他表达敬重之情。米科瓦伊虽然只是个仆人，却受到广泛的尊敬和喜爱。我们把他安葬在了我们家的坟地里，他的棺材刚好紧挨着我那当过上校的祖父的灵柩。在葬礼举行期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哈尼娅。她是和我乘坐同一辆雪橇去的，原本我也打算和她一道回家，但路德维克神父要我邀请前来参加葬礼的邻居来家里暖和暖和，吃顿斋饭。于是我只能委托我的同学兼好友赛义姆·米查-达维多维奇来照顾她。赛义姆的父亲老米查-达维多维奇是个波兰公民，也是我父亲的一个邻居。他是鞑靼人，也是个伊斯兰教徒，不过他们家族好几代以来就已经在我们这里定居，而且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获得了公民权和当地的贵族头衔。我必须和乌斯吉茨基一家人乘坐一辆雪橇。哈尼娅与戴维斯夫人和赛义姆坐一辆雪橇。我看见这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把自己的皮大衣披在了哈尼娅身上，然后从橇夫手里夺过鞭子，对着马儿一声吆喝，扬鞭一甩，便像狂风似的疾驰而去。

一回到家，哈尼娅就躲到她祖父的房间痛哭起来，我不能跟她进去，因为我得和路德维克神父一起去招待客人。

终于，客人都走了，只有赛义姆还留在这里。他要和我们过完圣诞节假期里剩下的日子，还要和我一道温习

功课。我们俩都是七年级学生，正面临着毕业考试。除此以外，我们还会在一起骑马、射箭、用手枪打靶、击剑，还有打猎，在我们看来，这都要比翻译塔西佗的《编年史》和色诺芬的《赛洛培底亚》有趣得多。这个小米查是个乐天派，又是个特别调皮的家伙，古灵精怪的，还喜欢恶作剧。他脾气暴躁，可是却又特别讨人喜欢。在我们家里，除了我父亲以外，大家都很喜欢他。至于我父亲嘛，我也知道的，因为这个年轻的鞑靼人在射击和击剑方便都比我强。而戴维斯夫人尤其喜欢他，是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就像个地道的巴黎人。他的小嘴巴没有一刻是闲着的，总是东拉西扯，谈笑风生，他逗这法国女人开心的本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强。

路德维克神父本来还抱有希望，想要劝说赛义姆改信基督教，尤其因为这个小家伙经常拿穆罕默德开玩笑，这使他的这种愿望更加强了。如果不是因为怕他父亲，恐怕赛义姆早就抛弃可兰经了。然而他的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他为了维护家族的传统，坚决信奉伊斯兰教。他父亲常说，作为一个贵族世家，他宁愿当一个忠实的伊斯兰教徒，也不愿意做一个新基督教徒。除了这点以外，我实在想不出老达维多维奇还有什么其他土耳其人或者鞑靼人的怪癖了。他的祖先早在维托尔德大公时代就移居到这儿定居。与我们家一样，他家也是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们所拥有的家产，是波兰国王杨·索别茨基亲自授予轻骑兵上校米查·达维多维奇的，米查上校在维也纳曾立下赫赫战功，至今他的画像还挂在霍热尔的庄园里。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幅肖像给我留下的，非常奇特的印象。米查上校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的脸上满是疤痕，只有上帝才知道是被什么样的刀剑划伤的，看上去就像是刻满了《可兰经》的经文。他的皮肤黝黑，颧骨突出，上挑的眼睛里透露出一股阴郁的光芒。更加让我捉摸不透的是，无论你是站在肖像的什么方位，正对面又或是两侧，你都会发现这双眼睛直盯着你看，简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过我的好伙伴，赛义姆，却一点也不像他的祖先。他的父亲同他母亲在克里米亚结的婚，他母亲并不是鞑靼人，而是个高加索女人。我已经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不过我知道大家都说她长得特别漂亮，或许赛义姆在外貌上得了她母亲的遗传，他们看上去像极了，就像是两滴水那么相像。

啊，赛义姆是个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啊！他的眼角只是微微上挑，若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我敢肯定，那不是鞑靼人的眼睛，更像是格鲁吉亚女人的眼睛，那样的大而有神，那深黑色的眼眸水灵灵的充满着忧郁。当他平静的时候，那双眼睛更是有着文字无法形容的美感，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曾见过类似的眼睛。而当他恳求你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那样看着你，让你看一眼就整个心都软了，再也无法拒绝他的请求。赛义姆有一副高贵典雅的面容，精美得就像是刚从雕塑师手下诞生的艺术品。他的皮肤黝黑，但是十分细腻，嘴唇略微上翘，红得像娇艳可口的树莓。他笑容十分吸引人，牙齿像珍珠一样白皙。